



从东京到珍珠港、珊瑚海、中途岛、燃烧的太平洋
从马里亚纳、莱特湾、硫磺岛，到蘑菇云下的核殇
最广阔的海洋，最残酷的战场
铁与血的搏杀，灵与肉的较量
帝国时代的落幕，现代文明的曙光

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
世界历史读本

曲飞 / 著

THE TENTH HOUR

IV 现代卷

逐陆记

世界史上的洲际争霸
逐浪大洋：
美日太平洋战争记



饕书客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Top Book
阅书客

CONTINENTAL WAR

IV 逐陆记 现代卷

世界史上的洲际争霸
逐浪大洋：
美日太平洋战争记
曲飞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陆记：世界史上的洲际争霸. 4, 现代卷 / 曲飞著.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24-11453-9

I. ①逐… II. ①曲… III. ①战争史—世界—现代—通俗读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3387号

逐陆记——世界史上的洲际争霸Ⅳ（现代卷）

作者：曲飞

出品人：惠西平

总策划：宋亚萍

策划编辑：韩琳 王倩

责任编辑：王凌 关宁

封面设计：左岸

版式设计：毛小丽 张斌

地图绘制：王晓明 徐华



出版发行：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 mmx1092mm 16开 29.75印张 1插页

字数：510千字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4-11453-9

定价：56.00元



井底之蛙不妨有个 “世界文化”的梦想（代序）

好友曲飞又要出书了，年纪轻轻，一本接一本，可见他有多么勤奋。

这回他要出的书，是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他把电子文本发给我们看，要我们给他写点儿什么。说实话，对于太平洋战争，我们最多敢说略知一二，或曰所知甚少，看了曲飞做的工作，令人感慨。看他对战争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就知他是个行家，不光是个能有条理地叙事的行家，还是个具有史学眼光并具考实根底的说史者。由于是电子文本，我们浏览了一下，总的感觉是，书很好看，而且靠得住。但要写点儿什么，指教一二，则颇感为难。

不过，还得写，不写不够意思。写什么呢？刚好，我们手头上正在写《文化好东西》，再说太平洋战争，说到底，还是发生在东西方格局里的战争，那就说说东西方吧，也许能为本书做个背景提示。

1. 东方学里的“东方”

东方学里有一种说法，说日本是“井底之蛙”。

我们知道，所谓“东方学”，都是西方人针对东方搞出来的。



按照赛义德的说法，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研究，始于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因为会议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正式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的教职。

有趣的是，该会议将西方文明根底的希腊语、希伯来语都划到东方学里了，看来中世纪的欧洲，只知有罗马，不知有希腊。罗马，也不是希腊化的罗马，而是基督教的罗马。

就连基督教，也不再是那个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的原始基督教，而是“脱亚入欧”的罗马天主教。总之，希腊被边缘化，被东方化，希腊化世界的基督教也被叫作东正教了。

没有希腊的西方，还算个什么西方？即便在地理上可以叫作西方，在文化上还可以叫西方吗？有教皇和教会并不能代表西方，因为基督教的根源不在西方而在东方，要有希腊，才能代表西方。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大换位，东方的基督教跑到乱哄哄的欧洲去立教会做教皇，而西方则把个希腊化世界留在了东方。换位产生错觉，来自东方的自以为代表西方，从西方过去的却被当作东方。

如此文化错位，乃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分歧所致，更与罗马帝国分治有关。西罗马拉丁化，东罗马还是希腊化天下，古典时期的希腊遗产都集中在东罗马。

丢失了希腊，西方就黑暗了吗？倒退是有的，黑暗还不至于。在回归希腊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前，还有过一次拉丁化的文艺运动。有人把这次文艺运动也叫作“文艺复兴运动”，我们认为不确。以前就有，把它恢复出来，才叫复兴，而拉丁化是新兴的，故不应称为“复兴”。还有，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人文主义的，而8世纪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的文艺运动则以神学为中心，属性也不一样。

12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兴起，北有波罗的海口岸的吕贝克，南有地中海的威尼斯，以及以它们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其结盟运动，历史形态仿佛又回到了欧洲古典时期。这些城市，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也为了树立其榜样，重新发现了古希腊。于是，希腊化取代拉丁化，神圣罗马帝国开始解体了。适逢奥斯曼帝国兴起，击溃东罗马，罗马人出逃，希腊遗产回家，从此回归西方了。

2. 海洋文明的经纬

区分东西方，乃海洋文明的经纬，从航海定位到历史定位。



古代和中世纪，都是围绕着地中海来分别东西方，近代大航海后，就转向以大西洋来分了。东方的范围越来越大，西方人开始把东方分作近东、中东、远东，划分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看世界的格局，同西方人不一样，不分东西方，而是天下观，有华夷之辨，无东西之争。西方人看东方，自有其价值取向，可到中国来一看，一向歧视东方的西方反被中国歧视了。中国人自居于中央，号称“中央之国”，凡接受这一称号，便来打交道，不接受，你就别来。

然而，西方人既不接受称号，还要来打交道，不仅不入天下观的局，还带来一个东西方的局，日本人“脱亚入欧”，就是入了东西方的局，渐渐地，中国也跟着入了这个局。

本来，日本人就在天下观的局里，还一度以中国自居。或因明清之际，义士流亡日本，旨在反清复明，日助之，故以中国自居。时下，日人面对两个局，一是天下观的局，接着中国往下做，还有就是东西方的局，全盘西化，日本选择了后者。

于是，东西方分野，又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了。日本因势利导，借用了东西方这个大局，作为西方在东方的代表，得到英国支持，发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太平洋上重新调整了东西方的格局。战争的失败者中、俄两国都被划在了东方，而胜利者日本则成功入欧，转化为“西方列强”。这样的东西方，与其说是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个地缘政治概念，它不单是国家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所在，更由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形态和文化样式带来。明治维新，便是在东西方的格局里日本国家定位的一个转型。它在天下观和东西方格局之间，选择了东西方格局；在东西方的格局里，又选择了西方。正是以日本为例，中国亦步亦趋，终于走出天下观，走向东西方格局，而有了“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之类说法。

但，东西方定位，往往错位，盖因世界是个球，正如西方人用地球驳斥天下观：地球是个圆，中心在哪一点？其实，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东西方格局，在地球上，东西方乃相对而言。

然而，地理上的相对性，并不妨碍西方人观念上的绝对性，例如，黑格尔老人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就说过，历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他说的东方是指中国，没说日本。而历史的进程，犹如地球自转，从东方转向西方，也就是西方对东方的不断否定，以及由之而来的否定之否定。

若以“四因说”为例证，东方便是“质料因”，而西方则为“形式因”、“动力



因”、“目的因”。好比一个产品，是在生产资料的“质料因”被赋予了生产方式的“形式因”的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因”以及实现利润追求的“动力因”的订单安排下产生的，接单和下单，从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进程中西方决定论的被动与能动、服从与主导的东西方的基本格局。

3. 东西方的大错位

当历史进入太平洋世纪，东西方再一次大错位。

美国所在，分明在太平洋的东岸，却成为西方的代表；中国在太平洋的西岸，反倒成了东方的翘楚。地理方位不妨相对，文化定位必须绝对，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日本居于中、美之间，东西方在文化和地理上的错位，亦使日本产生地缘政治和文化哲学的错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已成为西方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的看门狗。

应该说，太平洋世纪是由日本人启动的，日清战争打响了启动太平洋世纪的第一枪。这一枪，对于世界来说是局部的，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致命的，不光出海无望，连海防都崩溃了，中国洋务运动，运动了多少年，就运动出这么个结果。第二枪，便是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东西方在太平洋的一次对决。然而，被西方看作东方的，并非日本，而是俄国，为什么？

本来，俄国在欧洲，尽管是在东欧，相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如何也要算作西方，可偏不！因为西方人在历史上已认定俄国属于东方。罗斯人以东正教立国，已被罗马认作东方，加上蒙古人统治了好几百年，被蒙古人用鼻音“俄”成了“俄罗斯”，乃至连“罗斯”都被取消，被人简称为“俄国”。“罗斯”，是希腊化的；“俄”，是鞑靼化的。希腊化世界还属于近东，而鞑靼化帝国则为远东，若称“俄国”，就纯然远东了。这一认定，使得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难以进入西方，不光罗斯和鞑靼化时期得不到西方认可，就是西化以后，也还是不被西方认可。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是胜利的一方，可到头来，它的同盟国还是不让它加入西方，反而与之对抗，就像罗马帝国之于匈奴，基督教世界针对蒙古，历史的烙印永难消除。作为西方的学生，日本接受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尤其是罗斯被鞑靼化的看法，这一看法，唤醒了日本人对于元朝入侵的历史记忆，日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日本人当年抗



击元朝入侵的继续。

日俄战争，是日本入欧的投名状。可即便胜利，那也只是在地缘政治上入欧，文化上并未入欧，还在东方学的范畴。西方是个传统，没有哪个外来的国家能进入其中，俄罗斯不能，日本也不能。这个传统的核心，是教权和海权，所谓“东方”，其实，就是这权力制造出来的。东征也好，大航海也罢，都是要使这权力进入与其对应的存在——东方，哪怕未知，也要去发现，若非存在，也得开发出来。于是，马可·波罗应运而生，至于其游记所言或真或假，反倒无所谓了，因为他讲述了一个西方迫切需要而且正在寻找的“东方”。那“东方”，乃价值取向，由权力所虚构，权力追求财富，它就是个财富的东方。以哥伦布等为例，他们去寻找中国——那个财富的东方，结果却发现新大陆，还自以为是东方。

若以太平洋言之，它本就是个东方，而且一开始，西方人就把它当作东方，直到现在，除了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其他美洲国家，如古巴等，皆非西方，它们想进入西方，连门儿也没有。西方是打出来的，美国能进入西方，是因为独立战争，是因为掌握了制海权，还有就是美国人喋喋不休的“天佑美国”——上帝对美国的授权，也就是说，美国以上帝立国，西方传统的接力棒传到了美国手上。

日本虽然战胜了，却未真正入欧，充其量也就是欧洲地缘政治的看门狗，未能登堂，不让入室。密室里面是海权，那是禁区。要海洋自由没问题，若伸手要海权，那就打住罢！可日本没打住，还要来争，那就不是来分享东西方格局里的蛋糕，而是来夺根本，看门狗反咬一口，变成狼了。

4. 井底之蛙的梦想

作为狗，不妨脱亚入欧，作为狼，就有所不同了。

狼得有自己的梦想。入欧不是梦想，那是追随列强；搞“大东亚”如何？那是回归现实，更谈不上什么梦想。梦想是个大家伙，要敢想，井底之蛙不妨有个“世界文化”的梦想。

敢想的人终于诞生了：高山岩男。他出生那年，便发生了日清战争；他10岁那年，又发生了日俄战争；接踵而来的，是越陷越深的侵华战争、越打越大的太平洋战争。他在战争的影响下，成为一位哲学家。他在哲学里，表达了一个引爆哲学并震撼世界的梦想：日本主导世界，取代西方。



他的理由，来自文化史，他的理论根据，基于文化类型学。他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偏颇，唯有日本，在古代和中世纪，引入汉文化，通过汉文化，接受了印度文化，在近代，又学习了西方文化，因而是真正的世界文化。日本文化熔东西方于一炉，故其民族性里，早已立了世界性的根底。

他的梦想，也就是日本民族的神国理想，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历史使命，已非脱亚入欧，亦非“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形成新的世界文化，成为世界中心，缔造一种超越的民族精神。他没有鼓吹战争，只是传播了一种文化类型的理想；他没有参与战争，只是为战争提供了一个哲学观点。

但他的这一观点，却充分表达了日本对太平洋战争所寄予的希望，表达了日本民族对于世界前景的一个梦想，就像日本古俳句里所说的：青蛙跃古池，扑通一声响！可这一响，反倒把世界给提醒了：原来日本还是个井底之蛙。可这武士道的蛙儿起飞了，飞到中国争天下，飞向世界要海权……

蛙儿飞矣，向死亡飞去！在武士道里，有一种死亡美学，以为天命无常，死亡随时都会来，与其等死亡来找你，不如你去找死，这样，你就可以摆脱无常的纠缠，自己决定生死，带着美去死，而不至于像垃圾那样，被人随随便便地打扫。故武士常说：把俺的头颅切下来，放在俺的尸体上。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无多少胜算，欲以找死，表达为死而生的意志。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深陷在东西方陷阱之中“不是东西”的井底之蛙——日本，居然驾着飞机起飞了，开动军舰出海了，还“扑通一声响”，炸了珍珠港，包围着它的东西方两道围墙——中国和美国相继被打破了。

有西方的东方学家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都是日本的围墙。也就是说，日本是以中国为前提的存在，活在中国的天下观的背景下，没有主体性。此后，日本脱亚入欧，摆脱了中国背景的影响，换了一个西方的背景，在东西方的格局里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可还是个没有主体性的存在。

为了获得主体性，日本先是打破了中国的天下观的围墙，接着又来打破欧洲的东西方的围墙，两个文明的背景都被你破了，你想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根本就拿不上台面，即使拿上来了，那还不是又回到了中国的天下观，只不过是天下观里换了个主人而已。日本还得活在中国文明的背景里，这是西化之后有了文明自觉的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那就换个新的，于是，高山岩男就给我们上了一道文化类型学的大菜。可这算一道什么菜呢？充其量只能算个拼盘，餐前小菜，而非一道主菜。



把东西方文化拼在一起就算是世界文化了？这样的思想，其实还在东西方的格局里，只不过把东西方文明的两道围墙当作天皇家的院墙了，思想上并未走出东西方格局，还是井底之蛙的哲学。真正的世界文化，不是从东方拿一点西方拿一点拼凑起来的，而是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自然生长、自发形成、自觉创造的。真正的世界文化是个什么样式？绝非井底之蛙的神国理想，而是世界公民、人类共和国、全球大联邦，它是普世性的，不是民族化的，它是全人类的，不是某一国的，它以人类为主体。中国的传统，早就有“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思想，但要走出天下观，这样的资源才能为人类所共享。欧洲也早就有“世界公民，人类共和国”的理想，同样，也必须走出东西方格局，才能成为全人类的理想。

5. 走出东西方格局

无论天下观，还是东西方格局，都是中世纪的遗产。

天下观，虽然已随着天朝的崩溃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余毒依然还在中国徘徊，时不时地，就要发作出来。而欧洲人打造的东西方格局，就像给地球划分经纬度一样，给世界做了国际秩序的安排，国际秩序的核心，便是西方确立的教权和海权，以国际法的法权形式表现出来。

然而，形式上的合法性，无法安顿实质上的不确定性，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敌对想象的先验性。现实性的敌对，终归还能解决，不管以和平还是战争的方式解决，而假想性的敌人，则是永恒的敌人，你可以战胜现实中所有的敌人，但你永远无法战胜你思想上的敌人，正如西方思想中的“东方”。基督教里不是也有个撒旦吗？为了信仰上帝，就必须假设撒旦；为了分裂的“西方”团结起来，就得假设有一个“东方”存在，非得有了“东方”存在，“西方”才能统一起来，自成一世界。在基督教神权帝国的版图上，那“东方”，岂不就是撒旦的天下？为了战胜撒旦，当然就要有十字军东征了。

用教权和海权，对“东方”进行文明开化，便成为“西方”的历史使命。然而其前提，先要假设“东方”不文明、不开化，连异端都算不上，简直就是野蛮。连异端都得上绞架，野蛮就更得征服了，这样一来，就起了“文明的冲突”，“东方”就这样充当了“西方”进化的反作用力。

若以“三世说”论史，中华天下观毕竟为“据乱世”提供了一个文明样式，展



示了一种大同理想，因而自有其存在价值，然其弊在于王权主义，故被东西方世界观代替。若以经由“据乱世”开启“升平世”言之，东西方世界观竟自有其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引导全球进入一个大的历史周期的第三纪——以全球一体化为目标，以太平洋世纪为标志，在东西方格局里下最大一盘棋：“太平世”。

可新世纪要有新思维，如果思想还被困在东西方格局里，还在寻找假想敌，那么太平洋就不太平，要来临的就不是全球化和普世性的“太平世”，而是新的世界大战——新太平洋战争。如果“西方”还一如既往，想用日本作为他们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的看门狗，那么，日本还会我行我素，反咬一口，这不能怪日本，这是日本在东西方格局里的宿命，只要这格局没有改变，历史还会重演。

但这格局正在改变，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成为必然，人类文明对于普世性的追求，复活了古老的中国梦——天下为公，人类大同。中国，是一张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床，可以容纳世界共和与人类大同的梦想。中国，拥有最高的山，号称“世界屋脊”，濒临最大的海，叫作“太平洋”，山海之间，有一部古老的书——《山海经》，反映了华夏初民的山海梦。有关山的梦，都在昆仑神话中，有关海的梦，犹如太平洋之风。子曰：我道大，天下观里放不下，那就出海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遂以“太平世”，命名“太平洋”，若以“太平世”为梦想，那“太平洋”就是“中国梦”之洋。

先王之道，没囿于“王土”，尤宜于海洋，试问“天下为公，人类大同”这般梦想，怎能由帝王家天下收藏？“中国梦”太大，“王土”放不下，那就下海，不是还有比“王土”更大的自由之海吗？海洋中最大的海洋是太平洋，梦想中最大的梦想，是中国先王的“太平世”梦想。道失求诸海，徐继畲说，他不是在中国，而是从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边，从那个伟大的开国者和让位者华盛顿总统身上，从“合众国以为国”的美利坚的联邦制国体上，看到了先王之道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梦想。他多么希望，中国梦与美国梦在太平洋相逢一笑，那太平洋就真“太平”了，世界历史的大周期也就完成了。

刘 刚 李冬君



第四卷 现代卷

美洲 VS 亚洲

逐浪大洋：美日太平洋战争记

- 引子 乐浪海中 / 1
- 第一幕 黑船的阴影 / 5
- 第二幕 落 幕 / 11
- 第三幕 百事一新 / 19
- 第四幕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 27
- 第五幕 开拓万里波涛 / 34
- 第六幕 镀金时代 / 43
- 第七幕 大人物 / 52
- 第八幕 群 魔 / 59
- 第九幕 阴霾蔽日 / 66
- 第十幕 野 望 / 71
- 第十一幕 迅雷风烈 / 76
- 第十二幕 乾坤一掷 / 80
- 第十三幕 军港的夜静悄悄 / 88
- 第十四幕 虎！虎！虎！ / 94
- 第十五幕 伤心太平洋 / 103

- 第十六幕 悬疑与演绎 / 108
- 第十七幕 打响第一枪 / 112
- 第十八幕 巨舰的丧钟 / 117
- 第十九幕 孤独守卫 / 123
- 第二十幕 I SHALL RETURN / 128
- 第二十一幕 席卷千岛 / 133
- 第二十二幕 坐断东南 / 136
- 第二十三幕 死亡行军 / 142
- 第二十四幕 奉命于危难 / 147
- 第二十五幕 绝密飞行 / 154
- 第二十六幕 东京上空的鹰 / 159
- 第二十七幕 乱 / 164
- 第二十八幕 碧海追踪 / 168
- 第二十九幕 兑子之弈 / 173
- 第三十幕 布局 / 180
- 第三十一幕 拆招 / 187
- 第三十二幕 拂晓出击 / 190
- 第三十三幕 雷动九霄 / 194
- 第三十四幕 屠龙 / 201
- 第三十五幕 中途已过 / 206
- 第三十六幕 重返南太平洋 / 210
- 第三十七幕 勇闯夺命岛 / 213
- 第三十八幕 所罗门之夜 / 218
- 第三十九幕 丛林猎场 / 222
- 第四十幕 再决高下 / 226
- 第四十一幕 老鼠大军 / 231
- 第四十二幕 血岭 / 235
- 第四十三幕 铁底海峡 / 241
- 第四十四幕 “万岁冲锋” / 246
- 第四十五幕 不能承受的胜利 / 253
- 第四十六幕 波涛如怒 / 259

第四十七幕	血肉小径 / 267
第四十八幕	细细的红线 / 271
第四十九幕	再见，瓜达尔卡纳尔 / 276
第五十幕	蛙跳大洋 / 281
第五十一幕	山崩 / 287
第五十二幕	残局 / 295
第五十三幕	从“电流”到“燧发枪” / 302
第五十四幕	命运对决 / 310
第五十五幕	猎火鸡 / 314
第五十六幕	一弹解千愁 / 326
第五十七幕	将军令 / 331
第五十八幕	得胜归 / 336
第五十九幕	驶向莱特湾 / 341
第六十幕	火海 / 346
第六十一幕	惊世一战 / 353
第六十二幕	妖风 / 362
第六十三幕	新图纸 / 367
第六十四幕	地狱八英里 / 371
第六十五幕	旗帜飞扬 / 376
第六十六幕	进击的巨人 / 383
第六十七幕	黎明前的诀别 / 390
第六十八幕	“一亿总玉碎” / 394
第六十九幕	“我就是死亡” / 400
第七十幕	鹤唳残阳 / 407
附录	
附表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要进程表 / 413
附表 2	太平洋战争主要舰船性能表 / 441
参考书目 / 447	
后记 末日审判 / 451	
附白：我写《逐陆记》（代跋） / 456	



引子 乐浪海中



成书于东汉时期的《汉书》中，有如下一条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

所谓乐浪海，当是得名于乐浪郡，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灭朝鲜卫满政权，次年，于半岛北部设四郡，曰临屯，曰真番，曰乐浪，曰玄菟。其中乐浪郡本临黄海，后至昭帝年间，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玄菟郡内迁辽东，由是乐浪郡之辖地横跨朝鲜半岛北部，与日本海相接。故而通常认为乐浪海即指今之日本海，而所谓“倭人”，自然便是日本人。

根据现存的考古发现，日本列岛之有人类居住，可推演到万年以前。但由于孤悬于亚洲海外，环境相对封闭，日本的文明发展较为缓慢，直至公元前4世纪，才进入青铜器时代，公元前2世纪，凭借亚洲大陆（主要是中国）传来的冶铁和水稻种植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那之后一二百年间，与大陆文明的沟通往来也越发频繁，直至《汉书》寥寥几笔，标志着日本这个亚洲边缘地带的岛国，自此被标注在了主流文明的坐标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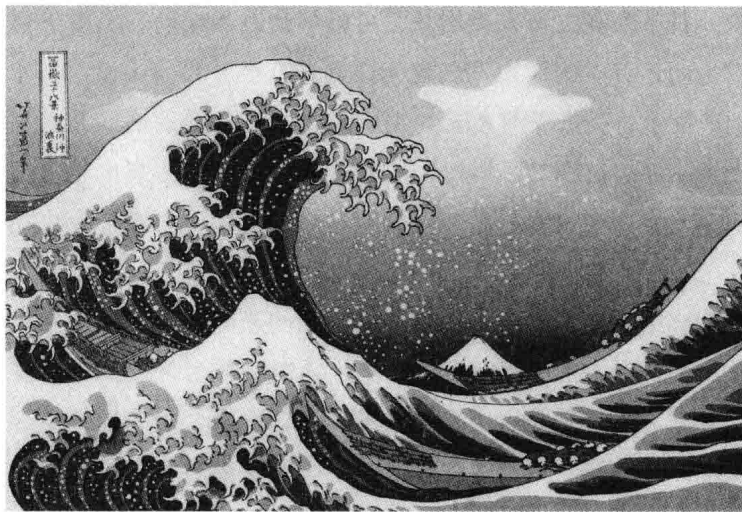
大约就在中国的汉王朝终结后不久的时代，日本诸国中的新兴势力大和国崛起于奈良，并逐渐兼并其他小邦，到了4世纪末5世纪初，早先“分为百余国”的各路倭人尽入囊中，本州、四国、九州等几大主要岛屿基本实现联合，未来的日本国雏形粗具。又过了近200年，日本到了由氏族社会迈向王朝社会的转型期，此时他们明智地向大陆文明积极靠拢，学习经验。7世纪初，女帝推古天皇首开先河，向大陆隋王朝派出旨在考察学习的遣隋使，唐隋易代后改为遣唐使，200余年间接连



不断，孜孜以求。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处在秦汉以来又一个文明高峰的大唐帝国，宽宏开朗，又好面子，爱虚荣，得意地把自己的文明成果倾囊相授。日本也不愧是一个优等生，公元645年，孝德天皇仿照中国创制年号，建元“大化”，次年起推行中国化的“大化改新”，以中国为蓝本亦步亦趋，努力吸收先进以为己用，某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

中国的集权政治模式及其衍生的思想文化，也在日本发轫。不过与中国“皇权兼相权”的轨迹刚好相反，在实行天皇制的日本，被视为神之后裔的天皇，反而逐渐被牌位化，奉之高阁，行政之权落入天皇名义上的臣僚“征夷大将军”手中。从1192年武士豪门源氏的镰仓幕府开始，此后的600余年之中，在大多数时间里天皇潜居深宫，将军及其各级臣属构成的武士集团成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主人。其间日本经历了短暂的南北朝对立时代、足利氏的室町幕府时代，在室町后期进入英豪辈出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主臣两代枭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开创的安土桃山时代，几乎终结了战国的割据局面。接下来急于向海外扩张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但遇阻于大明帝国援军，焦灼之际，秀吉病死于大坂。这时，此前一直臣服隐忍的实力派诸侯德川家康坐收渔利，他风卷残云般出手收拾战国残局，于1603年出任大将军，开创了德川家统治的江户幕府时代。

日本战国后期，已初步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西洋列强出现在东方海面上。从1543年在国境南缘的种子岛自葡萄牙人手中买到第一支火绳枪（日本称之为铁炮）开始，对新知向来敏感的日本人就意识到了这种新接触到的文明的种种奇妙。火绳枪



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

的传入直接改变了战国势力格局。日本人也一度十分渴望接近、了解更多的西洋之学，他们遣使远赴欧洲拜会罗马教廷，甚至搭乘西班牙船横渡太平洋造访墨西哥。日本人本有机会师从这些新的老师，学习当时正在悄然兴起的新时代之学，可



惜，战国时代结束后日本对新式武器的需求降低，同时，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早期欧洲拓殖者过于执着的宗教扩张欲也让日本的当权者心存顾虑，担心他们带来的新的宗教意识形态颠覆日本千年来积淀的文化与自我认同。1612年，当发觉天主教已经渗透到身边的高层家臣圈子里时，处在自己生命里倒数第四个年头的德川家康愤然下令禁绝天主教，日本对外洋的态度由接纳转为拒绝。此后家康及其继任者们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尤其是1637年九州岛原半岛的本土天主教徒拥立14岁的少年领袖天草四郎时贞（著名电子游戏《侍魂》中Boss的原型）发起暴动，甚至提出在日本建立基督教王国，这让江户幕府下定决心彻底关闭国门，将危险的外来文化与思想拒之门外。

1639年，德川幕府的“欧洲贸易帆船渡海禁令”出台，除了保留长崎一口专供荷兰与中国船只限量贸易之外，其他港口一律对洋船关门谢客，日本国民也不得出海，甚至在国内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此后限制贸易的禁令几次加强，日本画海为牢，躲进小岛成一统。

从那时起的200余年间，乐浪海中风平浪静。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创与掠夺并举的欧洲人正在跑步进入新时代，而东亚一隅，无论是大陆国家中国、半岛国家朝鲜，还是海岛国家日本，都在稳定至上的国策限制下，陷于停顿，躲在用一条条闭关政策垒砌的看似坚固的围墙后面酣睡，带着几分自得，对周遭世界的变迁充耳不闻，任由自己被抛弃在陈旧过时的中世纪里，仿佛忘了时间。

然而，表面的休眠之下，日本人内心深处对搏击风浪的渴望并没有真的止歇，就如同江户时代著名画师葛饰北斋的浮世绘名作《神奈川冲浪里》，这幅诞生于承平之世的画作上，富士山前的神奈川，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日本渔人驾着一叶扁舟，出没风波里，正象征这个民族血液里交织着的勇毅与野心。